



雞殺

(劇歌場五)

筆執行周 作創體集個周.夜子.行周.璋寶顧.冬克

行發店分總東山在書華新

地點 半老解放區，恰在一次戰役以後，解放軍的一個連隊在這裏休整。

人物

老劉：解放軍戰士，手上有花口，有胃病，脾氣燥且爽。

袁二嬸：四十歲，精明，自私，對我軍認識差。

袁二叔：四十多歲，懦弱，怕老婆，中農。

孔大娘：五十多歲，和藹，熱情，對我軍有認識，貧農。

聾子：耳朵給砲震聾了，但還有些聽見。忠實，埋頭苦幹。戰士。

老郭：戰士，個性溫和。

小金子：十歲左右。

司務長

班長：腿上負了些輕傷，積極，負責，耐心。

景 第一場：院子

第二場：院子

第三場：東屋

第四場：堂屋
第五場：院子

第一場

地點 袁二孀家，院子裏

時間 麥收前

幕啓 （鷄下蛋後的叫聲，咯咯咯……）

（二孀由堂屋出，手裏端着盛鷄食的葫蘆瓢。）

嬌 （唱曲一）

太陽一出照滿院， 走進院子把鷄喚，

家家都說咱花鷄好， 咱家花鷄一天一個蛋。

（二孀推開東屋板門，鷄飛撲出院，接唱曲一）

花鷄花鷄你別吵， 你生了鷄蛋有功勞，

撒給你一把那高粱米， 多下鷄蛋把小鷄抱。

（二孀撒鷄食餵鷄，抬頭一看）喲！桌子都露頭了，天氣快暖和啦，趕明兒日子好，檢出二十個大鷄蛋，該抱小鷄了。（進東屋，由鷄窩內取出鷄蛋，

出東屋。(啾！(喜的)你看，一天一個蛋，天天不空。一個蛋就頂兩個蛋大，真叫人喜的慌。(想起以前)打從去年鬧雞瘟，十個小雞就剩下三個，到秋天才長了半大，又給黃鼠狼拖走了兩個，剩下這花雞，費了不少力氣才養好。把雞窩挪在東屋裏，才沒叫淋着，也沒叫咬着。到春上二月裏這才下蛋。聽說咱莊要駐兵，村長把俺屋也給號啦。(看東屋門上粉筆號的字)俺說號屋要號閒屋，不能號俺的屋。(看周圍屋)俺那三間屋巴掌心一點大，沒有半間閒的，(指着說着)堂屋睡人，鍋屋裏做飯；就說不做飯不住人的東屋吧，唉！也是……(接唱曲一)

水缸麥楷全堆滿，兩條腿都沒有地方站。

雞窩也砌在咱東屋裏，來了人雞往那裏搬。

(下決心)怎麼也不能號咱屋。小金子爹吃罷早飯，就找村長去，這回還不見回來。(走出院門探望)唉，這個死沒用的，十成準有九成辦不了，待我把雞蛋收拾起，自己找村長去。(二孀關上院門，進堂屋。)

(二叔上)

叔
(唱曲一)

頑皮的小孩怕娘打，
新娶的媳婦怕婆婆罵，
耳朵軟的怕閒話多，
我怕小金子娘窮嚙嚙。

（爲難的）咱鷄窩在東屋裏，小金子娘叫我和村長商量商量，不叫號。誰知道辦公處的房子也騰給同志住了，我幫了一陣子忙就回來了。（進院，顧慮）我可慢慢進屋，得想想，我怎回我婆娘的話，要是回得不好，她就準要嘍嘍個大半天。

（叔正考慮中，二嬸手拿鎖和鑰匙由堂屋出。）

嬸 哟，（見叔）小金子爹，你回來了？（關心的）村長答應了？

叔 （躲躲閃閃支吾着）村公所忙不過來，叫我幫忙，稱了一陣子柴火。

嬸 （緊問）號房子事你沒有商議啊？

叔 （準備挨罵）沒有。

嬸 你呀！（生氣，唱一曲）

你是養媳婦做媒人，自己顧不了顧別人。

號房子事你不管，待一會東屋要住人。

叔 （硬硬頭皮）住，只好讓人住了，全村裏房子還不夠。

嬸 （潑辣地）照你說，就少咱一間東屋，你這腦筋怎不打算打算，住上隊伍，

（嘮叨的數嘴）燒柴點火，借針要線，這哪，那哪，多麻煩。再說，上一回過隊伍還弄碎了咱大罐子，剝破了一口三號鍋。你就不能說咱這東屋不能住！

叔 （避免回答）小金子娘，上回罐子不是賠了？鍋也補了？

孀 你就有嘴和我爭，（賭氣）好，家不是我一個人的，管我屁事，看你鷄窩往那裏擲！（忿忿的回堂屋）

叔 好。（想了一想，無法，賠禮似的）好，去，我去，我找村長去。（走至院門口，左右爲難）怎麼商議呢？同志要住房子，我鷄窩又沒有地方擲。

（孔大娘從村公所回來，一面歡喜的喊着，一面進屋子。）

孔 他二叔！

叔 啊！是你，他大娘。

孔 （樂的）聽說同志快要來了，咱莊上要住百多口子哩。（驚動了二孀，二孀子出，悄悄的聽着。）同志爲咱受苦，才打了仗下來沒幾天，咱沒有樓房瓦屋，也得拾掇得乾乾淨淨，該使的，該用的，甚麼碗呀瓢呀，盆兒罐兒，咱得先準備一邊才是正理。（二孀聽了厭煩，打算走）

叔 （明白了）他大娘，你家那口小屋也號上了？

孔 （不服地）喲！別看我家窮房子小，拾掇出來，亮亮堂堂的。哎喲！（忽然想起了正事）我光顧說話忘了正事。他二叔，找你家借個簾子。（二孀迅速的退回堂屋內）

叔 （想借又不敢做主）小金子娘，他大娘要借簾子。

（孀聲）（內應）咱自己要使呀！

（小金子從外跑上）

小 爹，隊伍來了！

叔 （愁）來了？

孔 來了？好快。

（二罐子也走出來）

小 有車，有担架，還有洋馬哩。（跑下）我看看去。

嬌 來了！（憂愁的）要命，咱鷄窩往哪去搬呢？（把院子裏的些東西收拾着，進屋）

孔 啊呀，同志們來了，咱還得趕快借蓆子去。

（司務長帶班長上）

司 三班長，（指東屋外號的白字）你們就住東屋。

（外聲）司務長，咱住那裏？

司 （對外）等一等，（對班）回頭大車和病號的担架都停在連部門口，你們去一個人接老劉。

（外聲）（不耐煩地）司務長！司務長！

（忙下）來了！來了！

班 司 （四面一看）大娘，老鄉，咱在這兒住，麻煩你啦。

孔 這屋是他的，我住東邊。

叔（兩難的）同志，我屋子小（喊）小金子娘，同志來看房子啦！

（二孀早在一邊偷聽，這時完全露出身來。）

孀（拒絕地）同志，咱屋子小住不下，就這麼三間屋，巴掌點大。

班（和氣地解釋）我們住東屋，那間不住人的。

孀同志你上西邊，西邊有寬敞房子。東屋又憐，又黑，儘是些傢具，沒法住呀！房子是上級分好的，大娘，不能隨便住呀！

孔（勸說）他二孀子別多說了，快拾掇乾淨，讓同志早進房子早休息。

孀（彘氣地）這麼多東西怎麼收拾？

班咱自己來收拾，不用大爺大娘動手。

（去找老郭和孀子，班長下）

孔（眼送班長下）他二孀子，他二叔。（唱曲二）

同志們爲的咱，打仗流血汗，

咱們要好好待人家，可別嫌麻煩，

將人比人將心比心都是一樣，快騰房子叫同志們往裏搬。

（白）他二孀子，不是我老媽媽說老話，同志爲咱流血汗去打仗，咱就是不住房子，也得讓同志們歇下。

嬌（說出心事）他大娘，你不知道，咱雞窩在東屋裏。

（班長帶聾子、老郭上）

班（指東屋）就在這裏，大家好好收拾吧！（對聾）喂，進屋拾掇去吧！（老郭，聾子出進進收拾東西）

孔（想起）啊呀！我還不回去？同志都來了，該借的還沒借到，怎麼辦？（孔大娘着慌地下）

班大爺，借把笤帚！（二叔遞笤帚，班長入東屋）

（聾子捧紡車出，二叔接回堂屋。）

嬌同志，可不能動俺雞窩！

聾鍋？屋裏沒有鍋！（要走）

嬌（大聲）我說雞窩不能動！

聾（以為聽懂了，解釋）不打洞。大娘，解放軍紀律好，不亂打牆洞的。（進屋）

嬌（着急）你扯到哪兒去了？

（郭捧着一筐亂七八糟的東西出，二嬌接過）

郭大娘，你不要和他說，他耳朵給大炮震聾了，聽不見。

班（端起一畚箕垃圾出來）大娘，你有甚麼話和我說？

嬌 俺那鷄窩可不能動！

班 大娘你放心，我們不動你鷄窩。

（二嬌捧東西進堂屋）

班 （對郭）老劉背包拿來沒有？

郭 拿來了。

班 他人呢？

郭 他在大車那邊，一個人罵開了。說是他織鞋子的線，不知怎麼毛了；再加上發了胃病，又吐了一陣子。

班 老劉容易發脾氣，你怎麼不早告訴我？

郭 他這榴彈炮脾氣，轟一陣子自己就會好的。再說，他倒也不是見哪個就吵的；他是這樣，老百姓好，他也好，老百姓壞，他就沉不住氣，他就是吃軟不吃硬的性子。

班 你這話可也有些問題。（稍停，慎重的）我們在這兒住，要注意跟房東關係搞好。

郭 （正經的）我敢保證自己，凡事讓老百姓三分；就怕老劉不行。

（班長，老郭，繼續打掃院子和東屋。）

（小金子拉着老劉跑上來）

劉 小傢伙，你帶我往哪去？怎麼還沒到呀？

小 同志，你別急呀，這就來到啦。

劉 （故意裝）我跑不動了。

小 （天真）你跑不動，我攆你。

劉 （好笑）你攆我？（喜愛的將小金子抱起）

小 （到院門口）這就是俺家，到了！

劉 （進院放下小金子）班長，老郭，忙的怎麼樣啦？

（解下飯包）

郭 班 差不離了，你來啦！

劉 來了。（放下飯包，要拿班長手裏的簪帶）班長，我來掃地。

班 （不給他）你發胃病，還是先歇歇吧。

劉 （不願意）你還叫我歇着等天黑呀？！（跑到堂屋門口）老鄉，借把簪帶。

叔 （指班）同志，您使着呢？就只有那一把。

劉 借些草給我打鋪。

叔 （不敢答）……

小 爹，草堆在屋子後面。

（二嬌由堂屋出）。

嬌（迎着小金子後腦勺打了一下）哪兒有草呀！去年天旱……

劉（不怎麼高興地）高粱稭總有吧？

嬌哪兒來的乾稭稭稽呀，天老爺下雨，都濕了。

劉（連碰了兩個釘子，忍住）大娘，你家下一頓不燒鍋了？我倒不相信！

班（怕老劉會吵起來）老劉，草不用你管，你歇歇。（推劉進東屋）大娘，不麻煩你，（小金子挨打噙着嘴，班過去拉住他手）小傢伙帶我借草去。

（班長隨小金子下）

郭老劉，咱攔鋪吧。（劉，郭都入東屋）

叔（見嬌不高興）小金子娘，進屋吧。

（嬌正打算進屋，見劉捧一堆磚頭自東屋出）

嬌（走上前，指磚頭）同志，這磚頭不能動。

劉怎麼？你要？你搬回堂屋去。（放下磚）

叔（解釋）同志，這是我砌雞窩的磚頭。

劉（不在乎）雞窩砌在屋裏，餓死了！拆掉算了。

嬌（火氣來了）不准拆我雞窩！誰也不准拆我雞窩！

劉（不服地）喲！怎麼了？拆了又怎麼樣？

嬌

（大聲，氣極）你敢拆！（唱曲三）
要住就住，不住就『陸』，

誰也不能動我鷄窩半毫分！

劉

（也給惹火了，唱曲三）

偏要住，偏不走，看你怎麼着！

我就是這副硬骨頭！

（郭與叔連忙把兩人勸住，驢子出來看着）

（班長、小金子借了草回來）

班

（忙制止）老劉，你又怎麼啦？（轉向大娘，溫和的）大娘，你不要生氣，有話好說。

嬌

班長，（平了氣，指着老劉，向班長唱曲四）

您這位同志不講理，拆咱的鷄窩還發脾氣，

他不知鷄窩攔在屋子裏，怕的是黃鼠狼要拖鷄。

班

（唱曲五）

大娘大娘你別生氣，老劉是個怪脾氣，

待會開會批評他，磚頭還搬進屋子裏。

老郭，把磚頭搬回老地方，照原樣子砌好。（郭搬磚頭進東屋）

(班長進鍋屋拿水桶、井繩)

班大爺，井在那裏？我幫你挑水。

叔不用，不用。井就在東邊。

(驢子提起背包進東屋)

嬌這一幫子兵住下來，今天拆鷄窩，明天掀屋頂，瞧吧，難看的日子在後頭哩。

叔別說了吧。(自顧自進堂屋，下)

小老劉！(正想進東屋)

嬌(猛一喊)小金子，回去！(拉小金子下)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二場

地點 院子裏

時間 隔了二天

幕啓 (二嬸正在到處尋找甚麼，煩惱的上)

嬸 小金子！小金子！（煩極，自語）鷄不回窩人也不回家了。（四處找着，說着）今兒個第三天了，當兵的來了三天，花鷄三天不回來生蛋。今兒又不知道下在那裏？（推東屋門，靠門口有個鷄窩，找找也沒有。）唉，找遍了左鄰右舍都沒有。唉！（唱曲四）

真心焦來真愁人， 自打當兵的進了門，

花鷄見了他害怕， 不敢回家把蛋下。

就怪當兵的住壞了，不住就沒這事。（進院）不行，我還要找找去。

（小金子連喊帶跑的上，『老劉！老劉！』與二嬸正碰個滿懷）

嬸（借題發揮）個死孩子，一天到晚不歸家，一雙鞋才穿上沒幾天，又破了！

小（撇嘴）鞋不結實。

嬌布鞋不結實，做鐵的！給你做雙鐵鞋幫子鐵鞋底！（小金子不敢作聲）見咱的花鷄在哪兒？

小沒見。

嬌找找去！

（小走院門，一下去就喊：『老劉！老劉！』）

嬌真倒霉！

（二叔拿着編扇子的笆籐由堂屋出來）

嬌（板臉）拿這幹啥？

叔編扇子。

嬌編扇子幹啥？

叔（有些怕，半吞半吐）人家班長天天幫咱幹活，這回向我借扇子，我編個現成的送給他。

嬌（不樂意）唏！你倒給當兵的鬧得頂好呀！家裏出了事你就不管了？

叔（賠禮）小金子他娘，你說吧，什麼事？

嬌什麼事！（冲他一句）房子坍了你還不知道，你呀——（唱曲四）

人家的胳膊朝裏彎，
你的胳膊往外伸。